

處

實

堂

集

處實堂集卷之五

長洲張鳳翼伯

書

上少司成陸公書

伏觀世之人固有所冀望而不可必得者一旦得之已足以慰其生平之願而猶覬覦於其所可無得者而爲之欣戚未嘗不爲之撫掌今者不意乃得以自慰夫子文章氣節古今罕儔生自髫年已切仰止然自分草萊末學材質無可進雖幸生近鄒魯而卒不敢修刺大君子之門以瀆聞者則平日之所仰止譬如誦詩書而慕古人其不克見

明甚也今者獲遇 聖主重教特簡大賢俾化南甯而生  
適以青衿濫諸生之末躬被陶冶尤遭甄拔訓督諄復勞  
苦兼至褒揚汲引遂令一介寒士得以名稱公卿間則向  
所冀望而不可必得者至是得之矣雖棘闈屢蹶黑裘告  
敝堂有皓首門多詰捕而亦何戚戚哉佩服嚴教淪洽心  
腑白騾旣藥趙德莫酬駿馬則餐秦恩未報出處懸致詎  
敢逆規至於砥礪名節勉策行義則不敢仰負知己睽違  
山斗忽焉改序塵務羈頓瞻望爲勞謹遣家僮持書奉候  
動定臨發無任戰慄

與王太僕元美書

戰藝逐北歸東聞仙舟且上計得從觴政以洗塵抱及遊  
榜人漕河而征輶已陸是乃知數奇人無往非不遇也到  
家無何卽接手教感戢之私少布俚語比來多病每事漫  
興覽畢幸爲藏拙公瑕本自佳更藉我公爲之遊揚橐中  
金應可爲三徑資第不知有思鱸興否耳又聞諸公將引  
置禁近此自是吐握盛事果爾真可謂野無遺賢王儀部  
歸省得悉興居勝常極慰但令姪孫秋官來顧往候俱不  
相值不得再聞康吉用耿耿耳背城之論敢不服膺但清  
朝好少而臣已老如何如何薛刺史歸聞避馬之戲足爲  
撫掌之助念書至當真下來矣

與太史韓存良書

放榜後辱足下連韉慰勞蓋不俟綈袍而寒膚挾纊矣輕  
舸南下畏途貪涉利鈍恒半形神雖困動獲達觀追惟疇  
昔弱冠齊名自足下下迨鄙人數輩耳今足下鼓翮于玉  
署應之抗聲于青瑣子徵執法于楚臬仲心著績于齊令  
而鄙人獨寂寂歎八駟咄咄書數字才劣力駑宜爾宜爾  
敢尤命哉歸來上承慈顏下弄弱息亦足自娛第家園就  
荒誅茅掃石良爲勞耳未能鏡機馬蹄而復寄意雞肋知  
不免爲有道者齒冷朝廷清泰宰輔明哲勤宣令德垂聲  
不朽是望是望

答湯諫議應之書

抵家卽荷手教委曲眷存感戢無量垂念燕弟情溢言表  
非關骨肉胡能爾耶但燕弟所憂不在有疾而在諱疾所  
患不在無醫而在忌醫未免令人終夜抱膝耳嗣君德業  
益進可稱象賢來歲延師第一要事也未知曾定否薛刺  
史抵家郡中客方向之不意劉太史繼至皆舍此適彼門  
可張雀羅可笑也僕承教督勉從諸名家社末冀不負雅  
愛終是漏盡鐘鳴夜行不止強顏如何

與徐太史公望書

蹇足蹒跚不自鞭策淪落誠分內也乃荷欵存再三所謂

生死肉骨不是過矣昔夷門賤夫代舍下客一遇知己且能自効今自負不敢後古人者而碌碌如此仰負知己何以爲心歸來無聊爲吳中諸英彥文社所邀強顏追隨不無自益但日暮途遠未能鏡機馬蹄而復嬰情雞肋知不免爲有道者齒冷恃厚誼不敢以慙自匿耳熊羆兆未班姬之論誠有味乎不爾則卜式牧羊之喻亦有可尋然仁者必有後知無俟瑣瑣也士立歸備聞興居且知晉摧欣慰茲因便鯉少布候私

與王儀部敬美書

客京時重荷青眊放榜後復辱携榼勞苦令人心顏俱開

雅度厚誼無日不往來五內也抵舍聞魯望病卽造之亦  
僅僅再見面耳數奇之人復遭此不堪事如何爲懷無何  
而里中糧役遽及其孤僕不能忍稍于衆中大言而是者  
頗少卽賢者且不免異議矣幸公論在人心故中止耳

答魏南佳甫二宗侯書

下走抗拙成癖掩關謝客十年于茲不自意爲名王孫置  
之存間也昨南歸遇胡文甫輩言豫章二甫籍籍初意賢  
豪結客當有交知若曹丘生者爲之游揚實未必副之也  
及三復所寄二詩翩翩作唐人語固知名下士不虛且浮  
于所聞顧筆硯枯槁已久不能率爾奉答徐圖之耳附便



羽草復

答彭穉修書

僕不自揣菲薄神交足下有年矣不但得之齒頰間也及胡先輩李文學一談則足下丰神恍春對矣春初迫以試事未暇招尋且輦轂下舉足卽爲迷津卽有約且不果踐矧不知所寓閭巷者哉無怪負相賞也公瑕索長安米今歲月將盡尚爾羈旅何啻不同雁來耶二甫教言已領控僖答之外二宗侯詩未至至不妨續報耳瑤華粘之屏風當令小齋生色愧鄙况塵瑒未得隨復竢後便如何

答王中丞元美書

僕三戰三走自分死矣不復然矣用是不復仰事貴游蓋  
經年於此而於二難獨不能忘情誠知賢者忘勢敦誼耳  
昨歲一書辱次公不以僕不肖且賤故棄去自燕而轉之  
鄖復辱我公不以僕不肖且賤故棄去以書與詩自鄖而  
轉之吳僕何人乎能忘情哉謹和上一律矻矻佔俾期不  
負背城之誨無能分志率爾成語不足當大方捧腹也將  
君夢龍誠篤敏達向在分符以廉著聲今任湖廣僉憲想  
厠屬末其人足備以人事君之選僕與善二十年如一日  
知之良深敢以進于左右幸賜察焉

再答王中丞書

昔人謂子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于沅湘  
以爲文章之助在是及讀太和新編則知千百禩後卽令  
桑田變海此山當與此編俱不磨是子長不可無山川而  
山川不可無足下也僕未弱冠嘗從先君子躋攀于斯禮  
于斯今復神遊于斯豈于是山有宿緣哉獨五龍爲足跡  
所未至而有巖曰凌虛若爲僕設便當刻一小印曰凌虛  
巖道侶并祈足下爲僕特賦一詩俾後世擬此巖以僕名  
可乎華山詩率爾應命仙奕卷幸秘之不爲沈生所攘先  
君子所遺僅僅存此耳承問及敢復老母開歲年已七十  
矣有便幸寄惠一詩當令寶婺回光麻姑駐節不但阜堂

生色也詩不必裝池但書桑皮一幅可耳鄙言二律書二  
箋用見近况非所以將遠敬報腆儀也幸賜閱而頒之從  
者

寄王少叅敬美書

搏翻曳尾既已曠絕矧復阻修如何爲情憶自甲戌計偕  
北上適足下以望官春曹得荷款曲且重爲游聲顧僕不  
自策勵竟成三走馳歸敝廬復辱長公自鄖府書存勉以  
背城一決乃再從時輩治經生言歲不減數萬言冀如東  
方生所謂三冬足用足下顧草堂時冗不遑呈耳茲行復  
爾擯落無復有吹其寒灰如足下者命可知矣知進退存

亡者聖人尚消息盈虛者君子易教也僕從事于易久矣  
况及知命之年哉老母七十齒髮漸衰兒甫六齡未任典  
謁偃仰承育巖居川觀以遂餘齒則僕今日事耳知足下  
見念敢布腹心非好爲悻悻語也沈甥母子極賴覆庇屋  
烏之愛滲漉骨髓今護送尊夫人郎君入楚僕以老母壽  
具托之幸責其盡心卽足下之惠也宋少府純仁其人彊  
幹明達士也僕舊與同翼校頗知之今爲下寮足任足下  
頤指久不聞問不知爲官何如計足下內轉不遐晤對有  
期江干風色不時冀惟自愛

答湯給諫應之書

匍匐東歸候關津得瞻仙舟聆鏡吹無異面談且因借罄  
左右夙縱小躬受惠良多特以省念孔棘不復得一接笑  
語以敘心腹冀明彥原之耳嗣此兩奉丰教知不以不肖  
棄我感戢感戢若乃辰年之諭則令人捧腹洗耳第令才  
如足下此時猶在明經之列則僕且招隱不暇矧如僕之  
駑鈍者乎行時公望太史諄諄督勵望我則深知我則未  
也蓬氏卷懷之義疏君知足之戒若爲僕設今惟日奉慈  
顏定省無曠棲情塵外希蹤物表使天下知聖世之民有  
政于家者斯僕得志之秋而已足下何事爲僕不平哉

與湯倩書

辱寄念感謝存恤孤寡乃鄙人素心不得沾一命以自見矧於家門間顧違之哉何待足下囑也弱息幸托高門得免薪水之勞然佚生惰泰長傲不可不戒惟勤惟順克遵婦軌庶幾亡弟不死

與徐公望太史書

僕受知於足下非一日矣足下爲僕游揚非一人矣僕豈不欲一試飛鳴以驗足下知人之鑑哉顧才令命拙動與時迥遂於放榜之辰決爲長徃之計在足下則爲愛莫能助在僕則爲幾不如舍是以寧握耒鋤耻操鉛槧李少卿云吾已胡服矣丈夫不可再辱足下其知我之心哉足下

下體所患日來如何昔羊祜折臂杜預病瘵初不足爲損所患似不必治卽欲治亦須以不治治之久當自愈觀唐太史寄趙開府書自言爲木腎所苦者三年偶潰膿幾殞生而竟爲顛趾出否此愈以不治也非治而愈也夫以不治治之猶幾殞生而況治之以治乎君典一荷披拂遂爲吾輩增色譬則梗柟凌霄而蒙工師之顧棟梁明堂不難矣前舍姪書至舉以勵僕則匠人訝樗可笑也熊羆之兆遲速有時惟仁者有後一言足下可以自慰耳

復沈君典殿撰書

放榜時辱足下過存分手後卽驅車下灣不復得相聞然



此心常常似相對也舟至濟陰始得大廷對策之報知足下爲我輩生色隨命童指烹鮮取酒歡呼起舞紀之一律語不必佳情見于辭矣抵家甫浹旬而手教忽至念及老母弱息愛僕何切古道攸存僕目髫齡卽有用世之志經史之暇旁及孫吳象緯堪輿咸思究竟第困于佔俾未遑精研及傾蓋足下談旨懸合私計收桑榆之功共垂竹帛之烈固夙心也及僕終以鮒棄而足下以溲用汲則必能試僕所願行僕所聞足下之業且爲僕顯而顧以顯業望僕僕何人哉懷無下瑩耻於數獻身止二足豈堪五別且婆婆慈幃足以自娛含哺聖化是亦爲政蓋不惟世棄君

平而君平亦棄斯世矣尚何言哉徐公望先生古人也但明於謀國而昧於謀身重於惜才而輕於自惜好以不貴之軀爲庸醫試方惟足下調護規正之匪獨私鄉書同年亦爲國家惜一良相材耳僕偶得漢玉印其文刊乃平之仍用漢篆篆尊字坐督良工琢成用以寄遠庶幾丹誠久而不磨惟足下存之幸甚顧長君化爲異物足下書至卽付其家焚之以當絮酒葉褚諸丈當一一道雅意

寄魏季朗書

客幽州重荷眷存不意徐太史席上一奉杯酒餘歡遂成千里遠別人生聚散不常如是哉顧僕何人乃見夢於宮

詹公亦不遇中之遇也然大君子寤寐汲引之意亦已具見候其仲君北上當專啓以謝談間幸及賤名并道感載之私幸甚足下謁選當在何時得近地否尤李錢三先生客况何如不能一一通候私心怔營統爲道意

答原正姪書

得手書備知動定筮仕初百凡聚集而能款曲如此固知長厚者用情且見展布安閒矣歸途雖稍遲幸無甚風波比之往年皆安流也抵舍面謁長嫂暨兒輩俱佳大哥時過小園對酌歡甚但升斗俱醉不免作病耳吾姪以清年際時才力有餘大哥數欲我作書以圭角爲戒其如我之

不解教人諂何大都嚴自樹立不至過爲激耳沈君作狀  
頭亦一快心事雖我欲黜陟不聞而於此報不能不爲之  
臨風舉觴也澗池之諭世情常談不意長厚者亦爲之且  
非所望於知我也老母康寧聖壽漸長仰事俯育亦足自  
快近湯黃門啓行後半月其太夫人一病瀕危今尚未全  
愈第令我得沾一命而老母少有違和聞之當何如哉顧  
長公化去其妻子遂棄之若路人弔奠俱不納且爲諄語  
結髮者如此又何怪范郎家事哉來君尚未到蘇至當一  
款對耳外書儀共六宗煩一一致之幸甚

復劉侍御惠集書

昨辱郎君枉過失迂主臣捧誦巨集如乘桴泛溟渤不覺  
搖魂驚神夫中郎往矣孰賞詩細世無桓譚亦何以知太  
玄之絕倫必傳哉下走謬托藝末幸不至如聽古樂恐臥  
耳如曰窺其堂與其在季朗緣不及拜使命特遣人馳謝

答徐懋昭書

辱手書知足下能爲人排難解紛不忝爲信陵門下士也  
生每過魯卽荷賢王孫設醴之惠今竟無以報且自今以  
往爲杜門計不能效曹丘生游揚其賢如何如何書中慰  
問惓惓足占故人之雅但以他日責生非所以言相知也  
生初矻矻爲經生言豈專爲干升斗竊朱紫計哉意在建

立勲業垂聲竹帛耳今年踰知命筋力已不逮於前時若  
復守故轍欲令來歲舍七十外老母馳三千外長途可謂  
喪心病狂矣猶子得叨一第此行不爲淪落今歸園廬已  
成市隱惟當尚友梁鴻神交韓康耳尊政化去足下已作  
老鰥無所事內顧倘有桑梓之思能一爲南下俾明月故  
人之語不爲虛設亦一盛事書杪所存問俱托賴平安老  
母康強如昨小兒漸長成今已聘徐侍御孫愛矣知念附  
聞

與蔣僉憲子徵書

去歲客幽州思念老母幼子望家信如解倒懸閱兩月不

得片紙新正始傳至一函啓視則足下手教也計自楚至吳已二千里而遙自吳至燕又三千里而遙寄時則比家信更難而得時則視家信甚易固知君子真能不遐遺也僕此番北上亦背城一決不意拙卷復爲素相嫉者用意擯落夫以千卷分投五考官而適相遭命如此可知矣驅馳東歸觸目驚緒抵家則俛仰無恙園廬未荒不妨自放于吳市之東徜徉池亭撫弄煙景以畢餘齒王令自爲監司論罷而越紀妄愬誘所謂癡老殆斯人哉然青蠅點壁不滌而潔浮雲過空高明自如此時想勘明知晉擢在即矣長郎君進修日新介郎君亦漸露頭角玉樹不遠三經

也岳是桃源等處往來道否僕欲爲老母預圖壽具有卽  
幸以俸金購之四面用親手書記至當如數奉償此是僕  
年來第一急務敢瀆知已果爾感德無量倘不便亦不敢  
強也外書儀侑緘以瓜報玫瑰甚

與薛士立書

文內翰盡告易禮記欲爲兒曹明經計得見允甚感聞狂  
僧上書信有之否果爾直宜叱去若引繩批根恐人心惶  
惑且訛言或從此起公等在位者可不慮及之耶

答潘方伯書

下走倦遊東歸杜門臥疴固知世棄君平而亦自諒當爲



當世棄也不意乃荷名賢對非之采手書精規下迨蓬藿  
譬則處空谷之中聞足音已喜况聆鈞天之奏哉辱許枉  
駕清秋當擁篲以俟第恐安石不久于東山令此盟頓寒  
耳

答潘文學書

僕塞劣爲時擯落自分當侶漁賓樵不復敢與青雲之彥  
通不意辱采虛聲于邦龍諸丈走使慰存僕何人斯何時  
而值吹寒灰如足下者哉惠顧之約須先期以便掃徑率  
爾附復不肅

答俞孝廉邦龍書

春中客燕都幸一瞻光霽於燈燭倉皇之下嗣是不復得  
相尋放榜後卽驅車出東門譬則東方旣白羣星倏散可  
爲寒心亦可爲冷齒也才如足下亦蒙則足之耻而况僕  
哉然收斲有時毋庸戚戚也奪標之喻何異問道之盲顧  
僕才命俱拙抗簡成癖且老母年踰古稀而弱息未任典  
謁自今以往祇應抱甕灌園作一漢陰叟而已雖欲追隨  
驥尾不可得也所可自慶者方得棄去鉛槧之累專攻臨  
池之業故所需惟古法書爲急曩有舊榻淳化帖六七卷  
藏之數年惜非全帙計休承丈殘帖一本或可補亡今聞  
入潘丈鄴架倘可奪好卽當奉償元值或以清物相報惟

尊裁之餘種種容伺面悉

與吳杭州伯恒書

客燕都時重荷惠存適迫與經生輩較藝不得疾馳館下  
迨試事畢卽走候顏色而閤者復辭以出僅得於余太史  
所一訊與居悵何可言今倦遊東歸作隱者計不復以佔  
俸自苦思買一棹遨遊西湖拜岳鄂之墟覽飛來之峯誠  
一快事顧足下方握麟符理劇郡恐相通則勞顧眄孤往  
則非人情計此興須俟足下晉擢時畢之耳然一水非遙  
頌聲盈耳每見人從越來稱說吳太守善政令人心開不  
殊而對也

與胡孟弼書

前者足下歸舟駐吳門辱遣力相聞時僕方臥病頭岑岑不可以風不復能走候河下又聞足下在南州君所方酒聲伎之娛遂不敢支枕望車塵焉及手教至似有憾于僕者豈相念之深而相責之備耶迫僕病起則足下已解維兩心終莫相布也諸賢王孫不能一一通候然神馳軫翼下蓋夢見之矣穉修得官不知當何之亦能便道與公等一晤否雙魚鼓鬣不能罄所欲言

再復蔣僉憲子徵書

空園雌伏日暮習爲導引服食乃是要物荷足下自千里

外致所不易得之劑且益以名賢之刻感當何如第來論復以他日望僕則非僕之所望于足下者僕才固庸蹇然自甲子前辱足下批教以來卽大試不售於博士家言未嘗敢少輟至今春則亦背城一決矣雖爲主司擯落而政府方重三途並用之典計僕倘謁選或得爲足下一屬吏亦可竭心民瘼効銖刀之割以垂聲竹帛頹老母年踰七十矣茲復何時而忍以一命計遠遊哉故寧負國家數年犬馬芻牧之恩而不能割母子一日烏反哺之戀誠至情也非足下無可以語此者足下尚不諒僕况他人哉無怪乎士安之作釋勸論也

寄曹武昌思永書

僕賤陋不能畢明經業咄咄自廢視足下判焉有雲泥之  
隔用是不敢以曩昔附驥故率爾通候茲欲爲老母壽具  
計計足下所臨爲便敢貸將使君侏金圖之得爲命一幹  
吏如價擇其完好者付將使則闔門佩德當無涯也雄郡  
庶政咸集而不揣以瑣事冒瀆誠至情所不容已惟高明  
原之臨書無任惶悚

答丁侍御仲心書

仲心足下去歲十月北上道經白下時與兄子同行不得  
候謁臺端曾具短啓佐以唐解元小幅托表弟朱上舍奉

寄想得入電覽矣春試拙卷竟爲故人所落不然以第之  
踈慵而遇嚴厲座主鮮不獲譴靜言思之未必非不幸中  
之幸也天定之喻感佩感佩老母年已踰七十私念報劉  
日短正應絕意求伸又何牽係之有苟復矻矻強營亦必  
不可得將不勝熱中困頓是懋中之後又有一懋中矣昔  
虞卿窮愁著書第碌碌未成此業耳亡弟辱見念感戢古  
人有言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使青雲  
之客皆如足下斯言可無虛出矣巾履之頒拜惠良深冠  
雖欲一彈而欲步趨足下其道無由一笑一笑

托薛福寧致郝明府書

特啓誦龍聶虎者惡奴陳榮酒對也去冬龍虎爲徽人以  
客錢故告于吳縣而榮遂僞爲弟帖仰瀆郝侯郝侯推薄  
分龍虎遂獲曲庇此事近始發覺夫以郝之明察而爲榮  
所誑者非無故也緣甲戌之歲弟客京玄真觀榮實在焉  
而觀主與郝有舊時相往來蓋郝亦識榮真弟之僕是以  
直受其欺而不疑也今使弟蒙郝之見厚而不知謝弟三  
十年清白自守之節一旦敗壞皆榮所爲今雖責黜恐嗣  
此復有此事者煩我丈于便中道之諒云衣冠不正朋友  
之過矧名節乎敝邑李侯前亦望道此事恐欲爲榮所爲  
者蓋亦不少耳弟欲面謁以陳恐於二公又添一番應接



故不能不先賴於我丈耳恃愛懇瀆萬望介意

第二書

廣帖一事第本不欲深治但欲自明心跡且杜將來耳不  
意足下重羽毛而輕骨肉不欲爲第一啓齒第亦不難自  
白俟畢亡第襄事圖之不敢更瀆左右也

答袁明府書

辱手教以仰事俯育左圖右史見快非相知心者孰能爲  
此言兼荷賜奠亡弟死生交情於此見之矣雖絮酒之義  
挂劍之信何以加之當卽付獻第令率孤扣闌陳德然祇  
可拜台意耳所論南州君僕雖久杜貴游於足下義不容

閉戶第厥嗣近欲于制中逼娶孤姪氣焰灼人僕不揣以  
次公勢位何常語語之且戲云昔齊人涕泣而女于吳今  
吳人涕泣而女于徐吳中相傳爲笑遂成嫌隙此闔郡所  
知也今若懼墨通書恐反重爲足下累且此君世路人也  
見僕遭遇若此卽無隙且易之矧旣啣我哉此言有一非  
真則鬼神實臨之惟高明矜原幸甚

復黃蘄州子愚書

辱手教玆貺紆道頒惠知足下不我遐遺感甚至以孫沈  
相勗則令人捧腹且釋褐之事在足下亦旣晚矣後足下  
而起者非少於足下者不可若以望弟譬則佛度衆生必

說人可作佛而不知佛終非凡胎所能成也惟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閒斯第今日事耳足下以宿學重望膺專城之寄自當厚積遠施坐令一方受福無論晉擢不次且將樹不朽業健羨健羨亡弟於今月二十四日入土矣墓志一紙附覽足下於同年中爲最厚不敢不相聞也

再答沈君典書

曩者從孫入京附寄一啓計未至復荷手教何愛念之無已如此若乃器識文藝之喻則非所望於知我今時義惟以得失爲雄雌第七試於棘院僅一獲今計偕者又四矣如此而又可以時義自雄哉且犬馬之齒向衰而烏鴉之

戀猶切今得率犬子朝夕婆娑老母前稱壽獻觴慈顏和  
適人生安樂至矣足矣第之困乃自亨也故人望我重猶  
欲責以焚舟之計啓以背城之決何異迴弱水使東流哉  
第與仁兄譬則鶴螟巢於眉睫大鵬彌乎天隅巨細懸絕  
雖欲強同不可得矣公望先生每督第以佔俾之業第則  
諄諄以其治木腎爲憂不意第之佔俾乃與公望之木腎  
作對偶念之可捧腹也近貴僚趙公汝遷道吳以公望過  
峇折節枉駕因得與居頗詳如此舉動當令羅君不得專  
美於前健羨健羨第聞謝病不果心竊憂之意王學士好  
古樂善慷慨然諾必能曲成此美不令仁兄久危疑也倘

此計一遂則宣城拜掃後不可不令吳山生色第野朴慵  
接貴游於仁兄則不敢辭御志之志之

復徐侍讀公望書

辱手教知臨別跨馬爲僕技淚蓋非泛然行慟而已開緘  
三復令人執書以泣閣下憐才若此異日當軸知不獨爲  
開閣文具且當與吐握同勤海內幸甚若夫渭川之喻則  
非所敢聞且商周之際君求臣而用之非臣之求用於君  
也矧僕色淺體陋不爲人用者而欲至再至三以求所必  
不可得之物知命者固如是乎曩癩弟之夕老母哀勞并  
過釀爲大瘡僕不解帶者浹旬湯藥之奉稍展子職未必

非主文柄者之賜。今老母甫向平康，僕始得優游園廬，焚香拭几，展漢魏文讀之。至閒居賦云：太夫人御板輿，周家園體以引和藥，以勞宣嘗膳，載加舊疴，有痊不覺，推案起舞，信乎岳之爲言也。安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筭之役乎？僕揣才揆命固當絕意乎甲第，苟謁選銓曹亦可以叨別駕縣令之任，百里之才不敢多讓，一割之用亦可自效。卽不得登名辟雍之豐碑，步武羣俊之逸軌，亦可殫思厚下，積勞奏功以報知己。顧平且低昂於心，終不以彼易此。閣下知我憐我，故特布此衷以明所以自棄之故。惟高明諒之。趙太史道吳以閣下推轂，特枉高軒，坐談竟日，溫

雅朗易真古人也所賜甚腆而所委甚渺然以手教故皆不敢辭日下方爲畢力耳知在念并復

上王學士書

曩客輦轂下重荷殊眷閭巷迴車不靳再三道旁揚篋童指愕顧追惟疇昔覲仁公於青衿中三十年於斯春風冬日如一日也遂令結襪者不得專美於曠代而私心亦欣欣願爲執鞭矣顧駑駘下駟終難超乘不霜而蹶倉芒首路無復得致敬闈吏迨今旣閱寒燠申候末由皇恐皇恐恭聞正笏立朝砥柱狂瀾曲庇善類嗟嗟命也有賢公卿若此不得掃門如魏勃托名如趙壹徒望風裁於千里外

曷勝神馳所幸家園之御足以承歡羹食之奉足以具膳  
窮愁著書足以自寬耳知仁公憐念并及之茲因薛州守  
入京附候台吉少布感戰之私兼陳雌伏之狀如左踈野  
不恭統祈垂原

答趙太史汝遷書

辱不鄙重委志石方嚴恪竟事而使者及門矣啓緘知荷  
隆錫謹負報以承樂天憂世之論固知憐才盛心其如下  
走數竒何然幸爲名賢心惻卽不得托名桃李而不爲不  
遇矣瑤篋三復輝燭蓬蘿奉揚仁風曷其有已謹對使以  
答無異擊土缶而和咸英也一笑仙舟返北知不踰期翹



望旆旌旦夕江畔伏惟珍重以膺寵命

復水部姪書

家報至聞吾姪欲遣人船相迎意厚甚然區區卽行自當乘私車耳可令吾姪以展私用公物哉且夫二謝並出則泉石之主遂曠兩疏俱隱則致身之義或闕今吾姪賢勞于徂徠區區棲遲于吳市可謂兩得之矣叔貽以九月廿四日葬葬之夕老母哭之慟歸而病瘡茲甫向痊今日得親湯藥亦前日主司之賜也老母視兄嫂之榮於就養雖實相懸然子孫問安進膳者相繼膝前亦可自喜矣玄星亦稍知孝敬曲禮成誦數言識得二十餘字想吾姪所願

聞也妖星之見恐二三年間或將有兵警杞人不能無憂  
書方修板校字尚未刷印計十月望邊可得耳

與徐侍讀公望書

黃進士至吳述閣下嚴督云果自棄母復通書書卽至且  
棄擲不復省固知閣下進僕之心無已也本朝若陳湛二  
公初皆絕意仕進焚引見志後或以薦官史職或復應制  
科累官八座豈謂僕其人哉且閣下督進不過欲令效用  
於國耳僕自弱冠卽有意用世佔俾之暇每索陰符六韜  
孫衛諸書究其端緒且鍛鍊筋骨開張膽氣冀一旦爲邊  
疆之臣庶可効用一割中歲家君以孀見侮多遭詰捕僕

身當之小試權略輒驗未嘗一柱吏議方是時以爲爲國禦侮當不異是不意屢試皆蹶奔走勞頓筋骨大不如前若韋豹所謂犬馬齒衰膂力已劣又惟風波之警殆者再四膽氣坐索且侶魚鳥旣久機心機事都忘向所謂權略者亦蕩然無有卽叨一第不足以報知己矧此一第萬萬無可得之理哉語云干時求進道家之明忌審矣審矣老母托庇善飯小兒已就外傳春抄小婦勉身復得一雄方自慶幸意外又念知己於此事尚闕悵然不敢舉湯餅之宴不知何日可慰故人也邇來園居無所事事特以文選註多紕複僭爲纂輯今已及十之八矣第脫稿旣乏人而

登梓又乏力祇恐徒矻矻耳新刻俚詞一冊附博一笑蓋  
得之於酒邊枕上非有精研力作不足當解頤也又賦一  
律見志倘不終棄幸和而教之

與務本宗侯書

曩歲入燕經魯車殆馬煩旅次投止風塵滿鬢仰惟朱門  
不遠百武方自分猥陋不欲以衣褐見遂不克瀆闈寺乃  
荷高厚不加譴督命紀綱攜酒肴以就餉辟則吹律黍谷  
頒春寒灰飲醇飽德銘鏤心腑時猶冀叨一命或得道便  
當專謝侍者借瞻粹盎不自意駑蹄終蹶杜意天路盛德  
高標寤寐而已兄子承乏徂徠近鄒魯之邦得時聆鏗夏

可借聲許可幸甚幸甚徐生沐覆育有年不啻渠父子嗚  
恩而三吳口碑亦勒之矣遐壽介福駢臻洵至受祿於天  
疇云非宜餘悉嗣君啓中不贅及

與中立宗侯書

神交有年晤對無因魯雲吳月寔主盟契仁侯世濟賢聲  
不倦倒屣而賤子動爲時棄末由曳裾曩歲奔走風塵迄  
免疲劇乃得享三漿之餘瀝飫六膳之正味雖信陵虛左  
於夷門孟嘗申恩於代舍葭以過也兄子備員上邦不爲  
生客百凡仰借游揚是藉是懇茲有千里之驥方困中阪  
仰秣孫陽敢爲先容詳具別啓

辭陳將軍邀聽作樂書

猥辱三遣使召令聽樂僕無師曠之聰伯牙之賞何以堪  
此書廢荒園可聆鈞天之奏不爾且當令伍員桓伊吹笛  
高漸離擊筑南郭吹竽周勃吹簫彌衡擊鼓劉疇鳴笳阮  
咸彈琵琶李元忠鼓箏桓譚嵇康鼓琴自足爽神飫耳不  
願聞鏡歌鼓吹也一笑

答王敬美憲副書

別來不覺二年於茲野人處空園日夕扃戶與草木禽魚  
爲侶遂不得覓一便緘尺書相候乃辱手札瑤篇侑以雄  
刻精皿媿何以承且緣知足下有豫章之命我獨賢勞已

徵於詩然亦三輔之試也野人兀兀無一善狀恐負歲月  
僅於文選註僭爲去取計可數卷勒成一家乏人錄副本  
不得奉寄就正耳傳奇之作多得之酒次中間以存易亡  
不免虞初之習然其體裁應爾大都悲歌當泣不足當齒  
冷也老母叨庇康善大兒就傅稍知向往小兒週歲足供  
提弄餘皆身外物矣雖出多入抄伏不謀臚然此况味亦  
已諳之不甚戚戚也讀西征諸作知與用晦二甫諸宗侯  
共廢詠之歡晤間幸爲致聲用晦近惠一書亦無便未及  
報茲又恐事體有妨不敢瀆行使然得片言賢於百行也

答陳金部汝化書

伏承示大篇律之時調翩翩皆佳什也如較之唐人則不無可議大都詩不貴多而貴精不貴速而貴妥故正平之文不加點固善而左思之十年後成亦傳李杜之聯篇累帙固重而沈宋之人不百篇亦珍良有以矣且詩題一字亦與詩有關涉不宜放過若松竹梅等題乃下里所自課匪大雅所規凡此類勿靳刪裁吳中新刻唐詩正聲頗具近體風格其他若河嶽英靈中興間氣國秀等集與夫品彙中唐以上可以佐之字法句法悉取諸此而通篇抑揚頓挫對偶胥從此出久之則神來者自生不必遠步少陵而近趨何李也僕生平口無諛詞而於仁兄虚心下問又



非泛泛之比故舍迂踈之談就切實之論庶幾聰者傾耳

與徐懋昭書

與足下別時計足下怏怏以僕自廢爲恨無何而勞秋官作詩勸駕僕戲謂勞云僕之不舉進士不得爲士矣然不得爲人乎舉坐大笑語云古之君子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且如三十年一世耳其間舉進士者大約三千五百人豈皆不朽耶其間不舉進士者豈皆與草木同朽者耶日來勸僕行者比比皆知名丈夫而老母斷以僕爲是乃知潘岳母知足之戒爲信史也知足下念僕惜僕故書此以廣足下杜恕謂張子臺作人如此自可

不富貴王宥謂華表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豈可謂今人必不如古耶周君北征更須足下爲之左右淮陰有爲德不卒之憾今惟足下卒之

與敬美書

聞足下當入賀計一面候顧久抱病掩關及起而問訊云已過吳門數日矣方切自尤懶慢乃荷不遺投以瑤刻佐以賢書啓緘厚顏恍若對面西征翩翩揚文藻見瓌穎置之几案當令壁間有鐘磬音若賢書則自是公家桃李不能爲荒園添色也漫賦小詩書之素筴寄答雅意請觀日來作用復是吳下阿蒙否周君貌雖少寢其人大雅以爲

氣賈禍淪落不偶友人以麗澤延之入京倘投刺門屏幸  
毋失之子羽也

與詹汝欽少叅書

辱不鄙千里命駕信宿傾倒極慰生平惜弱體易憊不任  
追陪心乎愛矣而力不從心遂不能久淹御者悵甚來教  
云違和想亦緣痛飲深坐之故此後當爲蒼生自愛可也  
承惠朱硯具見不爽物以人重無論上下駟皆爲百朋晴  
窻麝名香試揮灑如對故人樂當何如僕賴先君子遺業  
餬一口有餘餬百口不足且延師課兒鳩工乘屋枯囊易  
竭不能不管營無卜式助邊之大計而效闕澤爲人傭書

以供紙筆可笑也。語云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僕易足，差不憂耳。黃孝廉傳至書，已領但未得面候，卽貴鄉陳侍御舊令君也。道吳枉駕，僕亦例辭踈懶如此，不獨黃也。真原之。

再答務本宗侯書

東野之鄙人，自分爲時所棄，而煌煌天孫，俯念幽谷，走以隆貺，浹以手書，開緘三復，感切五內，然責僕與羣才競售，則非所望於知己。蓋卞氏之獻也，三而僕則已，四故雖唐堯著德之時，而不能不深巢父洗耳之慕，非君平棄世，世棄君平也。非知己不敢以此言復，惟矜而原之。

再答中立宗侯書

辱手教諄諄兼以珎貺鄭重僕何人斯而爲賢王孫見念如此至若桑榆之論則非所敢承蓋今時科目之制截然有定不能越此例出一途欲爲投筆之業則西域阻修欲爲曳裾之遊則東平曠隔半畝三徑畢老而已夫復何言不朽之計尤非所覲丈夫不能行志於當時而欲取信於後世是舍鹿林中而責之夢也一笑行者急登道率爾奉復不罄所懷

復沈殿撰君典書

辱走使緘寄佐以重貺愧感不遺然方計足下扁舟遊吳

庶一奉咳唾而獨以尺素至轉增悵惘及啓緘有陳王金  
瓠之戚固知向平事不易得也至責僕以不赴春官則不  
意相知心如足下者而亦雷同衆見如此足下普通籍金  
馬門矣將謂此時何處可着張生而可舍七十外老親涉  
三千外遠道哉邇來傭書日可得百錢用資種植黍魚鳥  
小園亦漸成趣時奉老母提弱息游衍其間足以自娛雖  
老驥志千里亦何雄心之不可降也避人觖望之諭殆非  
所解足下未第時卽以俠聞倜儻好義濟人之危周人之  
急非一日矣今旣貴孰不厚望足下不知足下固貧也然  
足下旣擅文藻又冠甲科且重之以氣節卽一文可值百

金當與李北海同價何親朋之望不可酬而爲避人計耶  
扇頭詩翩翩讀之爽神若片雲歸鳥狎孤徑落花深積雨  
迷村塢行藏付釣磯諸聯尤爲警絕惟二月病愁增柳絮  
一生心事問梅花等語氣骨稍弱且揆之詩識似非壯年  
所宜耳陳倉部宅去仙庄百里而遙亦相聞否其出處竟  
何如貴郡同鄉書者若姚崔馮諸丈俱未登庸何拔茅之  
占艱得若此哉不能一一致書相見幸爲道意

答陸京卿進士書

春杪方種藥理蔬童子忽自外入傳報捷者盈足下門令  
人輟耒擲耜却憶曩歲放榜之晨方倉皇束裝而足下獨

喪其童僕諄語交至爲行道者心惻今風景不殊計人情  
大相懸矣荆山之璧方其未售至於再別及其旣剖則雖  
欲以六城易之可得哉顧野性習懶未及馳賀乃荷手教  
不我遐遺啓緘三復宛奉而命足下妙歲瓌材遭時釋褐  
延登大受拭目屈指當建禹功於宇內溢姬仁於域中令  
中林之夫得偃仰呼吸鼓舞下風足下事也足下責也五  
湖笠澤野人所有足下胡得而奸之走生歷三治朝沐化  
育者非一日矣特以揣命度才甘老丘壑不能爲國家効  
其尺寸報以涓埃顧惟汗簡之勞猶可自展或少裨世教  
或有補藝林文選之註已三易稿可語粗就然非敢以冰



蟲之技自雄也久無便風未得申報茲作一緘仍附從者  
至日淹速未可預擬期不至浮沈耳

答湯應之黃門書

從者啓行不得一攀祖自是野人常態然於交知不能忘  
情方用爲譴乃荷不我尤而存之感媿感媿且辱歆我以  
中翰鼓我以太僕乃知我於三走之餘期我以一割之用  
惠甚渥也第折芟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  
廬尊門琴書自娛且無羨乎足下之青瑣矧盧趙之中翰  
太僕哉孔生有言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軒冕之志各從所  
好不亦善乎似爲今日發也一笑一笑然足下扶搖而直

上二君久屈而少仲亦自助故人色喜不敢謂黜陟不知也近女姪歸寧奉老母歡笑者旬日得備聞闔宅迪吉諸郎君進修知無煩內顧率爾奉復不畢所欲言

寄謝曹思永學憲書

下走以樗材揣分中道自廢重爲鄉書之玷用是不敢致書通候不意爲老母百歲計瀆蔣使君遂轉塵清聽辱左右推驥附之餘愛體烏哺之下情委曲玉成獲過鄙望兼荷手教諄諄下督焚香啓緘三復感涕闔門鏤德臨風扣首茲聞就拜督學實望兩協將令南荆風邁東魯辟雍重寄行且轉丸化暨澤國光被草莽下走雖曳尾塗中不能

不翹首天上也褚郡理久與下走有筆研之雅甫釋褐幸  
備下寮方儀刑向邇甄陶有階敢附短啓少伸謝私率爾  
違恭曷勝悞墨

荅王長公元美書

曩以貞媛賓仙詩呈侍者若持布鼓過雷門計且當受鞭  
背乃荷瑤章下頒備見誘掖僕何人斯而敢叨同音僕自  
春徂冬從事煉已驗之却病不無小獲特以餽口作魔未  
能割斷每一打坐輒與之戰勝負恒半故未敢瞻望大法  
壇過此或肥便當買一葉叅扣青衣印正一一不敢効張  
小哥自棄也石刻像卽奉老母供之佛筵當日夕禮拜歡

喜無量綿紬之惠并當服之無斃

與袁襄陽書

往歲因仁兄以入覲返旆待於家園小晤過此便成契闊  
近親除目知仁兄有貳襄之命夫以仁兄聲稱籍甚且當  
晉銓曹登諫垣不爾亦不失臺郎不意歎所望然丈夫用  
世隨地可以見志不當擇官且甫再命已爲大夫回視向  
時與僕輩被褐負笈乘私車驅馳鄒魯風塵間榮辱霄壤  
矣邇者仙舟道吳不一艤棹爲執手歡豈以不樂外補遂  
悻悻作兒女子態耶昔吳季重謂一旅不足以揚名步武  
不足以騁跡甚笑其言因知仁兄不爾也陳思王云改轍

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斯言乃有望於  
左右耳數年以來未嘗通一札仕路惟見寄乃答今恐仁  
兄未諗此懷特因吳明府在僚屬之末乃爾附候春江多  
鯉勿靳惠音

與張伯可書

自丁丑放榜後僅僅數語忽焉星散遂成五年之別然玄  
襟高况未嘗不在夢寐也夫漢有兩龔史氏合而傳之今  
兩張生皆狂生且同鄉書亦皆不遇宜相與日夕握手爲  
琴酒歡而竟爲大江所隔又彼此俱懶慢無從買山陰一  
棹徒相念爲勞耳近詹汝欽乃弟持手教見過適仲氏有

鼓盆之事佐之治喪不得爲下榻又不能候其榜人特遣  
一力修授粲之敬而詹辭受相半且以見尤豈閩中不重  
治喪而重交際耶飛鳴在邇努力是望

荅沈純父書

足下一舉作千載事凡有意氣丈夫咸競歌詠矧讀高唱  
豈能默默不意得徹左右也僕每念古人卽如對面今幸  
與足下生同時雖越千里外詎足爲遙手教下頒啓緘三  
復無異與青史中人共杯酒歡矣折檻未易賜環不遐計  
當路必不令潞公專美於前僕審時揣已知進必招尤絕  
意仕籍五年於茲不知軒冕爲何物固不敢仰希同調竊

已自附清流茲辱名賢許以神交能不起舞閉門以來惟  
以著述自娛嘗病文選爲藝林所宗而諸註紕冗僭爲纂  
輯方圖登梓以公同志尚未落成不得奉寄先以一序上  
塵清覽冀知鄙意所寓俚詞三種多悲歌當泣并亡弟志  
雷上時因便風翹佇德音

再答務本宗侯書

兆通曲荷披拂可謂子而乎化之衆好者翼飛之矣使非  
借重門下則雖負笈輓輅亦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安能  
遇揚侯哉然且不有其德推功下走方之四豪乃有德於  
人而忘之者信陵有知且當退舍徐生老於門下承困子

之念不令爲溝中瘠下走亦代爲嚙恩不知渠何以報也

再荅中立宗侯書

兆通困甚若死灰不復然扣角東魯竟辱咳唾俾有生氣  
下走之僭言乃下走之識左右非識周也使非左右抱憐  
才之素負一顧之望則不按劍且刖足矣疇爲之推轂而  
令發軔哉夫周與下走同里閭知之匪難惟諒鉅賢之肝  
膽於千里外差可自矜窺豹耳書至知當一解頤也

與傅明府伯俊書

曩所陳彭徵士年其素行已略具王廷尉所撰墓志中且  
旣梓諸彙集矣茲恐勞神檢閱敬錄一紙呈上闡幽澤枯



不能無望於今之古人也下走舊藏蘇長公研雖刊甚然  
以人重明公氣節風度足以當之敢獻諸記室倘得貯備  
揮灑則此研猶在雪堂矣長公有靈亦當解頤

與徐太史公望書

初聞閣下決意療腎若留贊割臂魏詠之補免缺心竊憂  
之既而見朱文學稍得動定一二然猶戚戚未敢以爲安  
及問訊仲公冀得其悉則應門者固知所之刺不得入無  
以自慰茲專遣一力走輓盡溪上以候康吉木瘿既去蘭  
玉有期第攻伐之後元氣不無所損且宜獨宿靜養此後  
無量佳事任閣下爲也自廢之人仰負恩知慚無毫報少

布愚忠以當曝獻幸俯鑒焉

與沈修撰君典書

曩聞仙舟道吳計當相聞不意忽來條徃未果一面豈爲  
他約所間耶抑體念故人懶慢不欲令僕僕河畔耶僕性  
固樂掩關至遇知我者未嘗不欣然掃徑如閣下者蓋不  
能無過門不入之憾也文選之刻籍閣下吹噓二令君極  
有捐俸助梓之意僕恐二令君或未深諒意僕所閣下爲  
誦不惟自負生平且蔽閣下憐才念舊之雅故力辭之而  
吳縣君爲遣吏督役俾先期而完其德醲於貲助皆閣下  
賜矣

與陳倉部汝化書

下走與足下雖雲泥異致而鈞爲失路之人別來改序相望千里能不依依邀月飛觴促膝談藝如昨日事不識能憶之否時制方嚴知足下未容偃蹇卽左遷想亦當有以自効文選之刻託庇告成敬致上一部完舊約耳惟賜存之

答陳貳府德基書

賢侯下車仁聲先路非無魏勃掃門之思曹丘請謁之願特以冥棲委巷無異巖谷寬博自放狀同野人欲通敝刺恐拒轍於元忠亟望清塵懼迴車於勝母用是呈其犬梓

以代獻芹乃荷徽音接引周悉原其抗拙許以惠臨既蒙折節敢不擁篲卽當烹園蔬以給騶從敬先布諸來使

答徐士彰書

蒼頭自海上來接手教知養豹於此嗟嗟士彰卽令簪筆明光然藜天祿疇云不堪而乃矻矻廣文當令行道心惻矧恐爲第鬻書故而捐俸耶雖然聲價自此百倍矣拜賜何如茲以帕墨拙刻附上申謝此秀才人情正當致之博士先生者一笑一笑

與君典書

文選之役本欲盡洗故箋一出曾臆第恐歲不我與或不

能竟故不得不有所因然創自己見者十亦恒二三自諒  
於藝林不無小補向辱手教問欲何如夫太玄覆瓿而桓  
譚稱絕詩細罔聞而蔡邕歎息辟則燕山之璞必有待於  
卞氏冀北之良不無假於孫陽是在左右一游揚問耳

與梅禹金書

下走聞梅君於詞林間久矣一旦得瑤華之贈驚喜不自  
持思欲與梅君一執手若渴思飲竟不可得然闕焉久不  
報亦以梅君意氣必不我譴也頃者郡大夫陳德基自言  
與梅君有白獄之晤且示以懷梅君詩下走侈以所贈相  
與稱賞移時期共爲緘寄而公理適以繪事來游敬亭將

走候侍者屬下走爲先容因成一律冀完宿逋登之素箋  
與神俱往倘有可爲公理借聲勿靳一顧

與章安吉實甫書

自丁丑春握手忽焉五年于茲白駒過隙信非虛語然時  
時寤寐相對亦以意氣懸合也足下一鳴驚人五馬出守  
仁聲載道百里非遙弟自委廢以來禽息烏視無一善狀  
惟以筆研自娛日課月程不無就緒纂成選註因以登梓  
寄呈左右昔人謂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人輕其  
書弟恐此書亦以弟而輕不能不托名英達若邯鄲托曲  
於李奇士季假論於嗣宗惟足下留意焉

與唐世卿太守書

曩歲以債緣未斷復負笈南都同鄉書者多印綵綵綬若  
若矣而足下更以驄馬雄臺中視弟真雲泥也乃不鄙棄  
勤勤慰勞兼以腆貺弟何人斯而能承之而能忘之此後  
再擯春官遂絕意仕進五年于茲矣劾梅福居家以讀書  
養性爲事聊以卒歲無足爲故人道者近聞足下負官謗  
爲東山之遊百里非遙數見亦鮮勿靳放舸

與馮咸甫書

昨辱過且以集序見委不佞何人斯而敢斯之承昔左氏  
三都惟皇甫作序故能激揚名聲互相題拂令賦與序交

重也不佞何人斯而敢斯之承夫成公綏以貧賤故故時  
不重其文不佞文不逮成而貧賤過之寧敢騰其輔頰雌  
黃文藝自重口舌罪過耶且恐疥瑤集也傅明府以撫臺  
重事倥偬未及倒屣計旦晚當候舟次耳曩荷屠青浦寵  
以一詩今旣登之由拳集可謂不我遐遺盈盈一水鼓枻  
匪艱麋鹿之性懶謁公府馳神而已談間幸爲致聲

荅屠青浦書

明廷分符以來籍甚兩都傍暨四裔矧下邑相去百里而  
遙醉心馳神如何可言曩辱瑤篇且登之大集令異代知  
有張生明廷賜也所頒旣慰渴饑仍佐以玆幣何稠疊若



是承許入覲便道特枉八駟無任雀躍竊聞政府聿新不無捧檄之念但不能舍七十老親涉三千遠道故盤桓耳本非鑿坏閉戶者流而欲自外於賢吏哉

荅葉處元順德書

來諭所治煩劇前令徃徃以黷貨去今未免矯枉過之善甚善甚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守宰多詭人採求珠徒交趾及孟嘗到官革易前敝去珠復還今左右似之未必不爲楊喬薦也新刻之行於貴治知得令君力爲多而乃歸之文學嚮慕何長者之言有如此范曄作後漢書高自許可旣云天下奇作又云不減過秦且謂此書行故應有賞

音者然又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若僕則豈敢自高第貴古賤今之慮不能盡無其不至覆甑者實藉青雲故人耳

與張黃門書

下走自棄有年不敢通候尊顯然青望高誼固所欣欣願執鞭也茲者不能安其屢空竊効劉梁以賣書自資遣一力從隣友北上方皇皇問津而嗣君慨然許其蠅附俾得借長風遂遠遊而下走亦無北顧之慮食惠多矣感載之私非筆墨所能稱陳惟高明鑒之

與盧中舍子劔書

曩承索新刻托徐使奉寄近馮老北歸道此舟久羈漕河  
尚未入京計日來得達記室矣兩誦手教兼訊歸鴻知然  
藜起草旣爲館閣所推而制科之業日更精進行且獨對  
大廷遨遊木天今日清華之選爲仕路所艷慕者又將棄  
瓢視之矣而能惓惓於長林豐草之人尹文子所謂親踈  
係乎勢利者豈可以律君子哉

與陳給諫書

丹詔之封方膺盛典青瑣之重首冠時髦卽鄉閭之人莫  
不鼓舞稱慶矧以同筆硯荷知愛非一日者乎不才之身  
沐教育之澤者三朝於斯矣乃以烏哺之私甘樗全之分

不能効鉛刀一割之用誠懼獲天譴今得快覩知己吁嘂  
聖世亦足自慰時事一新曩歲陳言衆君子若艾沈鄒吳  
趙余輩俱應起廢足下與韓黃諸丈亦曾議及否此海內  
所翹足拭目故野人及之毋笑出位也

與黃侍御書

正笏朝端垂聲鄉國清朝登俊理勢固然而蓬蒿故人  
能不臨風舉觴者亦緣襟期之契篤於曩時而想望之情  
深於曠日也水部姪近惟此變痛切五內地隔千里其柴  
毀骨立可知左右誼同欣戚不知何以慰之沙倩之居不  
復能守聞左右有卜隣之意始甚欣躍茲復中止豈以秋

隘不堪作八座甲第耶倘以旋馬見取俯就如何

答謝文度書

僕自四上春官絕意丑歲慕魯丕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禮遂作掩關息交計不意稱雄海內如左右者亦知世間有張生也飛翰許以神交教以瑤編啓緘三復神飛千里襟期懸合無俟面談尚當與仲氏卒業諸作俟鴻申布茲先附復不罄所欲言

答傅令君伯俊書

抱疴鷄息每遇招尋不得追隨野人慵憊之態冀高明原之耳華君忽作遠歸殊難爲情率爾達意不意塵巨目辱

許可也邇來佳句當富錦囊未荷頒教良用爲望獻弟之  
秣陵尚未得家報計或寓王上舍所不爾向歐水部顧銓  
部二衙訊之可得也新刻九月間已盡付童客求售燕都  
僅存綿紙三部應命餘俟裝成續上下走不受命而竊比  
劉梁本不欲使賢令君聞知今不覺肘見耳一笑柴門閒  
寂雖乏白衣之餽然脫巾自能渡之倘不以烹葵爲蕪不  
妨停車也

與王廷尉元美學憲敬美書

彭孔加先生今之古人也墓草未宿胤嗣彫落門戶零丁  
不絕如縷語及可爲雪涕今所存惟孽孫三人其長卽惟

諒年甫十七差能守分業於訓蒙而所入不足餬口雖西華之冬葛亦不至此今倚通家之誼輒欲扣闥願以傭書侍筆札僕知門下素抱公叔之感敢爲先容倘書記之任無闕則頒命紀綱延以訓子亦足滿其望高誼如門下知無俟僕言而復爲執筆者恐無緣以進耳幸原之

復王廷尉學憲書

彭先生有孫困貧僕不能賙而仰瀆門下自應忍愧所以敢爾亦恃門下喜人市義也猥辱垂聽俯接許其卵翼將令寒谷生黍死灰復然幸甚門下徃歲聯姻魯望之子今復撫字孔加之孫不獨二君握手解頤說恩九京且生者